

烛红

我一生只可落一次泪，
如是为你，情愿心甘。

一

“敢问车家，夜前能否入城？”

八月既末，风和日丽。一辆简陋的马车缓行于蒿草之中。车轮碾过碎石，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。接连几个时辰赶路，不觉间已是申时。

“公子莫急，不出半个时辰就到。”

车身颠簸，我心不在焉地翻开手中那本《异史》，聊以排解路途烦闷。微风徐来，书页微卷，读过几字后，我抬头问道：“车家可知道，前面是哪一座城？”

“前面吗？是齐地的聊城。”

“聊城？”我略一诧异，眼下这篇《烛红》，开头便是：“段生，字士衡，山东聊城人。”

二

段生自幼聪颖，五岁习字，七岁吟诗作对。段父以之为异，认定其子将来非将即相，便将段生锁入书房，让他每日专心伏案读书。

有几次，段生翻窗而出，偷偷跑去玩耍。段父察觉后，便是一顿笞罚。久而久之，段生便打消了玩耍的念头，一心只是攻读经史。

一夜，段生正在灯前苦读，房门忽被推开，一女孩急匆匆地迈进门来。

段生见状惊异。女孩连忙悄声说道：“别出声，要是让别人知道，就麻烦了。”

除了送茶饭的仆人，段生还未见过外人。他压低声音，小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奴家名叫烛红，家在城内，趁人不注意，偷偷溜出来玩耍。”

“城里这么大，你为何单单跑来我家？”段生问道。

烛红笑道：“因全城入夜，仅公子家的书房还亮着光呀。”

从那日之后，每隔三五日，烛红夜里便溜进段家书房，在书架上找些旧书来读。段生也不理她，只是自读自学。

一日，段生读书疲惫，见烛红又在读书，不禁问道：“别人玩耍，都去城郊放纸鸢、蹴鞠，你却为何偏喜欢读书？”

烛红答道：“奴家家境贫寒，不曾读书，因求卷若渴，才会来公子处借书以观。”

“你一个女子，书读得再好又有何用，也不能考取功名。”

烛红合上书本，沉吟片刻，问段生道：“这几月来，我只是深夜造访，你难道就不疑惑？”

段生闻言笑道：“我看你并非常人，来去竟毫无声息，定是狐仙之流。可我见你只是读书，并无他意，也就放下心来。我在这房里一人苦读，甚是寂寞，才留你在这，多少算是一点慰藉。”

“公子倒是蛮可怜的。”烛红眉头舒展，说道，“诚如公子所言，奴家并非凡人，却也不是狐仙。奴家本是地府阴阳路旁的一支蜡烛，孤魂恶鬼行往



鬼门关，全凭奴家照明。一日奴家思量，自己这支红烛，照的却净是些牛头马面，觉得心有不甘。奴家便趁阎王不备，偷偷溜到人间，不想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。如今能与公子相见，全是缘分使然。”

三

读到这里，我正思量世间怎会有如此荒谬之事，忽听车夫喊道：“公子请看，前面便是聊城。”

天色已晚，城中行人寥寥，车夫引我到城隅一家旅店后，还未等我致谢便轻车而去。

掌柜的见我一身书生打扮，便知我是进京赶考的考生，说道：“如今正是会试前夕，店中几近客满，但公子来得正巧，我家还留有两间客房。”

谢过掌柜，我即转身上楼，想到夜里还须温习功课，便嘱托掌柜送来一只烛灯。

掌柜道：“店里并无烛灯，公子若要夜读，我便吩咐小二，给公子送一盏油灯。”

入夜，万籁俱寂，明月高悬，我忽然想起之前的文章只读了一半，便又取出《异史》，挑灯而读。

四

时光荏苒，数载已过。一日，烛红在书案上见到几篇新墨文章，问段生：“这篇文章是你所写？”

段生得意道：“正是。待明年开春，我便要去参加乡试。”

“乡试时写出这般文章，必能考中举人。”

烛红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皓齿明眸、面若桃花。段生望着她，心头不禁涌出一阵伤悲。

烛红觉察出了异样，连忙问道：“公子可有什么烦心之事？”

段生摇头，脸颊滑下两行清泪。

“如今我已成人，不出几年，便要娶妻生子、自立成家。如此以来，我便与你殊途，怎样是好？”

烛红见状，赶忙俯身，轻抚段生肩背，安慰道：“照常理，你我定是有缘无分。但凡事皆有变通，若公子明年考上举人，我便去求阎王，将我放出冥界，变为凡人。”

段生惊诧不已，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一言既出，金玉不移。”

至此之后，段生效仿古人悬梁刺股，鲜有睡眠。烛红怕惊扰段生读书，再没踏入段家。

转眼间人间八月，已到了乡试之时。临行前夜，烛红出现在段家书房，神色憔悴。

段生见到烛红，喜出望外。烛红却不言语，只是看着段生微笑，末了叮嘱道：“无论考中与否，只管尽早回来。”

考场中，段生文思泉涌，笔走游龙，目视答卷眸中灼灼，自觉定当脱颖而出。怎奈发榜时，段生却不见自己的名字。

段生霎时间心灰意冷，于河边久久徘徊，甚至想投河自尽，了断余生。一念之间，他又想起烛红的嘱托，便打点行李，连夜赶回老家。

夜里，段生在书房苦苦等候，却始终不见烛红的身影。

第二天，管家寻到倚墙而眠的段生，连忙将他摇醒，说道：“少爷醒醒，有人托我给少爷送信。”

段生两眼迷离，含混问道：“信？什么信？”

“是街尾烛店老板娘给公子的。昨夜公子回来已是丑时，我便没敢打扰，

今天才给公子送来。”

段生不记得街尾有烛店，他展开信，几个娟秀小字映入眼帘：

“段君，请至店中叙旧。”

段生见字，欣喜若狂，在街上夺路狂奔。两旁路人见状纷纷侧目，小声议论，说段家公子恐怕因为落榜，一下子疯掉了。

来到店里，段生见到烛红，喜笑颜开。她正将捆捆蜡烛摆上货架，身上衣裳已改，貌美如昔。

段生一时不知如何开口，良久，段生问道：“你昨日为何不来见我？”

烛红闻言，莞尔一笑。

“奴家只是凡人，怎能穿墙与你会面？”

五

故事至此了结，我颇有些意犹未尽，心中思量，文中之事未必皆为真实，但或许确有段生烛红其人。即便二人过世，其子孙恐怕也在聊城经营烛店。

翌日拂晓，我早早起身，想在离开此地前，拜访那间烛店。

“公子说烛店？”店里的小二狐疑地问。

“对，烛店。好像在某个街角。”

小二放下抹布，笑道：“要是没猜错，公子并非齐地之人吧？”

“不错。我本居江浙，只是在此地落脚，今日便要启程赴京。”

店小二说道：“公子有所不知，这聊城方圆十里内用不了蜡烛，更没有什么烛店。”

我闻言不解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所说的这‘用不了’是何意？”

小二答道：“聊城之中，每取红烛，点燃烛芯，片刻之间蜡炬成灰，烛油流尽。城内之人只用油灯照明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忙问小二这是何故。

“公子要是问为何，我也不知。不过店中段掌柜见多识广，公子不妨去问他。”

我谢过小二，找到门外正与人闲谈的掌柜，先一作揖，再问起蜡烛的事情。

方才谈笑的掌柜脸色一变，反问我为何要问此事。

“在下昨日碰巧读过一本《异史》，想拜访文中一地，却听说了如此奇事。掌柜久居聊城，必通晓此地掌故，故来请教。”

掌柜瞠目道：“公子说的可是《烛红》一文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掌柜将我领入店后一间书房，于书册中搜出几页文稿，拂去灰尘，说道：“不瞒公子，《烛红》一文正是老朽所著。成书时，我思来想去，没有将最后几页纳入其中。今日公子特来问我，老朽便将原稿赠与公子。公子读过，便可知晓后事。”

车夫不知何时回到了旅店，并已喂好马匹。我谢过掌柜，踏上车正欲离开，却见他急急从店中走出，递与我一只布包。

“这些东西，老朽留也无用。公子此去京城，或许能用上。”

车声辘辘，驶过长街、城门。行至郊外，我拆开包裹，里面是一捆捆崭新的长烛。

我又拿出文稿，细细品读起来。



六

段家二老本不赞同段生与烛红成亲，但见烛红温良贤惠，又有一笔可观的嫁妆，才勉强答应下来。

在段家，烛红不受长辈妯娌待见，却深得小孩子喜欢。烛红也不计较，白日经营烛店，夜里陪段生读书，一切皆如旧日。

几年后，段生数次进城赶考，次次自觉妙笔生花，却每每名落孙山。时间一长，段生也心灰意冷，每日只是与烛红品读诗词文赋。

后来，段生编纂一部古书。每遇到来历不明的注释，烛红总能脱口而出，一语点破出处。两人便以此为戏，若是说不出注释，便按约自罚茶水。一番较量后，无论输赢，总把多余的茶水倾覆在地，谁也喝不到口。二人对视，开怀而笑。

那段日子，二人形影不离，宛若一对神仙眷侣。

某年，巡抚例行巡视至聊城，其女随行。巡抚之女于城中街头偶遇段生，一见钟情。

巡抚拗不过女儿，只得去段府拜访。

在段宅中，巡抚见过段生，观其人，觉得仪表堂堂；读其文，更是拍案叫好；与之言，方知未中举人。

巡抚问段生：“你可知自己为何落榜？”

段生答曰不知。

巡抚笑道：“贿技不精耳。”

巡抚许诺，段生若答应入赘，必将为其上下打点，开辟仕途。

段家上下无不赞同这桩婚事，二老更是极力相劝，甚至以死相逼。可段生都一口回绝，宁死不从，全家便怨恨起本来路不明的烛红来。

段生担忧烛红，劝其回烛店暂避几日。烛红笑道：“诗曰：‘君若如磐石，

妾当作蒲草。’野风再烈，又能奈蒲草何？”

段生与家人针锋相对，互不退让。巡抚已在聊城停留好些时日，归期将至，一再催促段家。二老心急如焚，对巡抚说其子顽冥不化，望官人少安毋躁，再宽限些时日。

巡抚道：“这有何难？男女婚姻，本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二老只需准备一封休书，刻上章印，交付官府便好。”

段家二老恍然大悟，立即草拟一份休状，痛斥烛红不顺父母，叛离孝道，签字画押后，便火速送至官府。不出几日，段生便接到一纸判状，判定他与烛红从此夫妻姻缘已尽。

段生撕毁判令，正准备去官府喊冤，却被烛红拦下。她对段生道：“那判官也只是巡抚的傀儡，你去又有何用呢？”

段生说：“那我便抗令不遵，任他怎样判决，也与你离不弃。”

烛红苦笑道：“你若不从，只会挨受杖刑，发配边疆，饱受流离之苦。烛红断不想看相公为我受苦。”

说罢，烛红拿来笔墨。段生见状愕然，问烛红要作何用。

烛红微笑说：“离别之书。”

段生不觉坠下泪来，烛红为他拭去泪水，安慰道：“相公之情意，烛红了然于心。妾身本是阴间之物，理应于腐水浊烟间了此余生。相公不嫌妾身污秽，愿与我同修琴瑟之好，实乃妾身三生之幸。相公莫要悲伤，来日衣锦还乡，记得回烛店看看就好。”

鸡鸣破晓，烛红猛地抱住段生，哭道：“郎君，保重。”

见烛红离去，二老喜出望外，匆忙置办起婚事。

不出三日，婚事已准备妥当，府上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全家老少一片欢声，唯有段生坐在角落，自斟自饮，酩酊大醉。

第二日一早，段生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几个孩子在门外大喊道：“段哥

哥，烛红姐姐出事了，快去看看啊。”

段生闻言，冲到街上。路人见了匆匆躲到一旁，避之不及。

段生来到街尾，推开烛店前的众人冲进堂中。见到眼前景象，段生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。

店里的红烛一夜间融成了灰泪，鲜红的蜡油沾满货架，覆满石砖，封住了烛红的衣衫和一纸别书。段生喊着烛红的名字，回音绕梁，久久无人回应。

门外挤满了围观的百姓，可没人敢踏进半步。有好事者挤不到人前，就大声问旁人道：“我昨夜听见有人哭号，你们谁告诉我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至此以后，再无人见过段生。有人说段生投河自尽，有人说他遁入空门、落发为僧。

段生离去后，聊城之内红烛起了异样，一经点燃，片刻即化。人们都说，这城中所有蜡炬，都是烛红眼泪凝成的。

七

车行至城外，我忽见河边有一座孤坟，坟前摆放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烛台。

我问车夫：“此处离城多远？”

“大约十里。”车夫答道。

我叫车夫停下，走到坟前。墓碑上字迹模糊，却依稀能辨认出两个人的名字。

我取出掌柜交与我的包裹，从中取出一支红烛，点燃放在烛台上。野风倏忽而过，烛焰竟不熄灭。

车夫不解，问道：“路途尚远，公子怎有心吊唁这孤魂野鬼？”

我怆然答道：“这坟中埋葬的并非孤魂野鬼，我祭奠的，不过是一块顽石，一株刍草而已。”



桃符

千门万户曈曈日，
从此旧桃不接符。

贞观十四年正月，陈家大宅有两桩怪事。

一是自中旬始，宅里莫名闹鼠患。群鼠不知从何而来，每至傍晚，于墙下涌出，直奔米仓。

陈老爷护粮心切，抄起木棒，亲自带人守卫。恶战之后，鼠骸遍地，粮失大半，举镇皆惊。

这等数目老鼠，之前未曾有过。况时值正月，天寒地冻，何来的老鼠？

陈老爷坐着纳闷，一筹莫展。

二是哑巴讲话。一日，柴房刘刀子正在煮水，见哑巴丫鬟独自跑进来，嘴里咕哝，手上比画。刘刀子搞不清，便让她蘸草灰，在土墙上画样子，正焐摸着，却听得背后响亮一声：

“热水！少爷要一大碗热水！”

哑巴丫鬟去年才入府。那时年关刚过，陈老爷要账归来，见宅门前蹲着个女孩。老爷问其话，女孩摇头不答，方知是个哑巴。老爷心生怜悯，留她在府上服侍少爷。

哑巴虽哑，却办事勤快，处处讨人欢喜。陈家有位四少爷陈琰，生性古怪，平日一不走货、二不管账，只在房里吟诗作赋，诵读风雅。哑巴生得机灵，懂得少爷脾性，知道何时劝饭、何时不扰，深得少爷欢心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刘刀子将此事禀报陈老爷，老爷心生疑窦，命人召来哑巴。陈家老小聚集一堂，看哑巴如何说话。不想，哑巴虽能答话，却一字一吐，不成一句。

陈老爷当其哑病初愈，口舌尚不灵巧，便衣袖一挥，打发她回厢房。

二

常言道，坏事胫走，哑巴开口。陈老爷以此为不祥之兆。今又逢鼠患，陈老爷忧惧参半，思量待二月一过，不如给哑巴一笔盘缠，使其另谋生路，不留这颗灾星。

至于旁人，除掉鼠患才是要紧。

陈府上下终日忙作一团。众人纷纷燃秸秆、熏墙缝、灌洞口，却不见半点儿成效，老鼠反倒日益猖獗。深夜，鼠群首尾相衔跑过房梁，屋顶咯咯作响，犹如车轮碾过。

正当众人束手无策、叫苦不迭之时，一尼姑拜访，自称听闻陈府鼠患，愿助一臂之力。

陈老爷闻之大喜，倒屣相迎，见尼姑青衣素衬、眉慈目善，一副脱俗之相，连忙请进府中。

尼姑不入厅堂，只在房前屋后逡巡，说道：“施主想必是生意人。”

“正是，德尼慧眼。”

话虽这样说，陈老爷却暗中思忖，坐拥这般宅院，非官即商，尼姑看出自己是生意人，也不稀奇。

尼姑说道：“鼠，干支之首，星宿天贵，财神瑞兽也。鼠喜钱，多现富贵人家、深宅大户，贵府鼠患不足为奇。”

陈老爷闻言，反问道：“我落户于此二十余载，未逢鼠患，为何偏今年遇上？”

尼姑答道：“施主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鼠钱一位，本协同陪衬，相辅相生。今众鼠爪牙毕现、倒首相钱，必是贵府生出邪物，冲破财气所致。若能斩断源头，驱散余晦，府上鼠患自然根除。”

三

尼姑命人找来一口大瓮，盛满水架于天井正中，底下填满干柴，引火点燃。少顷，瓮中热水沸腾。尼姑解开行囊，朝水中撒入一包黑粉，手持拂尘挥舞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半炷香工夫，瓮口旁拢起一团黄雾，起伏缭绕，向周遭扩散。

尼姑扬起手臂，拂尘向天一挥，那黄雾如长蛇般腾起。众人瞠目，仰头观看那烟雾变化。

黄雾急转而下，化成斗笠形状，罩在陈琰房上。

尼姑拂尘一扫，指道：“祸源在此。”

陈老爷闻言大惊，拨开众人，指着哑巴道：“如今真相既出，不得留你。限你明日之前，收拾铺盖走人，今后再不要迈进陈府！”

众人惊诧，就连喜爱哑巴的陈琰也不置一词，默默回到房中。

四

那日午后，浓云密布，陈府一片寂静。

陈琰挑起油灯，方要读书，不想房门被人推开，来者正是哑巴。

陈琰刚要开口，哑巴下跪道：“奴家是陈家丫鬟，今日老爷要奴家走，不应有二话。只是如今事有蹊跷，奴家若这时走了，恐有灾祸。望少爷开恩，允奴家在房中躲藏几日，来日查明真相，奴家决不再叨扰。”

陈琰闻言诧异道：“那日在堂上，你磕磕绊绊、词不达意，如今怎一下子这般流利？”

哑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自柴房那日起，奴家便能说得通畅。只是怕老爷问起家世来历，才装聋作哑。如今少爷既知实情，若不加过问，奴家定感激不尽。”

陈琰点头说道：“你若不愿讲，我也不会勉强，不过可否告诉我你姓甚名谁？”

哑巴笑道：“奴家本无姓氏，若少爷愿意，可叫桃符。”

“桃符岂不是宅门前镇邪的壁板？”

“少爷所言极是。”桃符道。

陈琰思索片刻，又道：“你方才说事有蹊跷，又是何意？”

桃符道：“奴家见那尼姑佛门打扮，做法事却像极了道士。那尼姑又说要驱除余晦，想是打算留在府上，必定另有所图。还望少爷多加提防。”

陈琰闻言，深以为然，便把桃符藏在自己房里。

五

果然如桃符所言，尼姑以驱散余晦为由留在陈家。

几日后，陈宅虽仍有鼠，却声势渐小。陈老爷大喜，认定祸根已除。

一日，尼姑对陈老爷道：“如今晦气散去八成，当做一场法事，将宅中余祸一并根除。”

尼姑要一口水缸，加猫血、猪油、赭石、艾蒿搅拌，又从尼帽内拔下一绺头发，放入一香囊内，嘱咐下人届时掺入其中，待成膏状后，涂于大宅四壁。

众人得令，便各自张罗准备，捕猫杀猪，一时鸡飞狗跳。

陈琰将此事告与桃符，桃符听罢说道：“猫血、赭石，本是不祥之物。艾草香浓，涂抹墙上必使邪气扩散，殃及全府。”

陈琰不明就里，问道：“你平日只是打杂，不曾读书出门，怎会知道这般事情？”



桃符答道：“我实是宅中桃符，存世经久，吸纳天地精华，幻化出人形。”

陈琰一惊，忙问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为何你当初现身时，面貌是一介哑女？而那日于柴房里，又怎地突然开口说了话？”

桃符道：“初化人形时，我虽五感皆通，却难以咬字。那日少爷摘下门上桃木，想题两行诗句，便吩咐我讨些热水磨墨。我方到柴房，少爷定是就着前日所剩墨汁先题了两笔。墨汁一入桃木，奴家顿觉喉咙清爽，脱口便是一句话。”

陈琰回想那天情形，确如桃符所言。不想这神仙精怪之事，今日也落到自己头上。

陈琰又问道：“那尼姑一事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桃符道：“猫血、赭石，尚不足置人于死地。妖法奥秘，全在尼姑一绺头发上。少爷须暗中取来香囊，将发丝剪下一半，再置于火上炙烤半个时辰。余下之事，包在奴家身上就好。”

六

数日后，陈家人按尼姑之意，将血与油羹倾入一口大缸。两名壮汉手持木杵搅拌，待其黏稠，接过陈琰所递手中香囊，将发丝撒进缸里。

搅匀后，一列家丁手捧瓷碗，三步一人，用毛刷蘸着血羹向墙壁上涂抹。不多时，陈家四面呈现一片鲜红。

事毕，府上腥臭难闻，众人纷纷捂鼻子。陈老爷对尼姑说道：“德尼之法必有神通，只是这味道难忍，敢问此场法事何时可了？”

尼姑将拂尘一甩，藏进袖口，笑道：“施主不必多虑，明天一早味道便可散去。至于墙上的血迹，用水冲刷即可。”

陈老爷闻言，便作揖告退。

七

深夜，宅里灯火皆灭，寂籁无声。忽有一人影从房内蹿出，贴墙壁疾行，来到陈家老爷房前。

黑云吐月，投下一席银光，照在那人脸上，原来此人正是尼姑。

她不穿青衣素袍，只着件短小窄褂，衣襟后头，一条长尾卷立如钩。

尼姑潜至阶前，手附铜柄之上，似要推门而入，却发觉门板重如钢铁，岿然不动。尼姑恼怒，想破门而入，两臂一撞门板，一股庞然之力冲出，将其撞到阶下。

尼姑眼露凶色，调转脚步，奔向偏房。

偏房位于陈宅一角，四周有丈高矮墙。尼姑绕墙逡巡，却不见入口。尼姑不得已，现出利爪，欲翻越墙壁。哪知每攀一寸，矮墙便长高一寸，任凭她怎般挣扎，也触不到墙沿。

尼姑气急败坏时，见不远处一所房里烛影摇动，不禁心觉诧异，思量宅中之人已浸染血腥之气，本该昏睡如石。

尼姑踮着脚移近，捅开窗纸望去，只见白烟缭绕，蜃气翻腾，灯影下两个高大武人，手持长剑，身披铠甲，目眦欲裂，怒视尼姑。

尼姑惨叫一声，惶然逃出陈家大宅。

八

翌日清晨，陈家公子随桃符来到大缸前。桃符俯身，取出几根烧焦猫毛。

陈琰端详许久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尼姑便是猫妖？”

“不错。”桃符答道，“猫妖自有退鼠之法，听闻陈家闹鼠患，便妄图趁机谋害府里众人性命。”

陈琰闻言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邪物破财之言，也是无中生有？”

“非也，”桃符道，“猫妖虽为害命而来，可当天法事却不虚假。不敢欺瞒少爷，鼠患源头，确在少爷屋宅上。”

陈琰愕然道：“照你所言，祸源在我屋内。可你由哑复原，只因我于桃木上题字。难不成，祸源便是我陈琰本人？”

桃符笑道：“少爷想想，近来除了元宵灯会，镇上书生秀才在忙何事？无非是收拾行囊，包雇车马，进京赶考。少爷见了此情此景，怎不心生烦恼？依我说，只怪大唐律令不准商贾为官，断了少爷科举之路。不然少爷怎甘居于一隅，整日诵读诗书？奴家如今也无法留于陈府，今日就要告辞了。”

“你在世上无亲无故，又能去何处？”陈琰问道。

“奴家也不知去哪里是好，陈家之外，都是同样去处。”

陈琰道：“要我说，你不妨沿江而下，游历名山大川，朝碧海，暮苍梧，求经问道，修心习性。”

“可那千里之远，奴家怎好独行……”

“此言差矣。”陈琰道，“如今这深宅大院，亦不是我容身之处。待我打点行囊，收拾细软，这千里之行，就让我陈琰陪你吧。”

九

天大亮时，众人见尼姑没了踪影，陈琰也不知去向。

陈老爷派人去找，过了半月，没有半点儿消息。

至于老鼠，自此以后再没出现过。